

俊生編

現代女作家隨筆選

上海仿古書店發行

一九三六年五月初版

全一冊 定價國幣一元八角

編者 俊 生

發行者 仿古書店

上海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

承印者 啓智印務公司

上海西門路潤安里十九號

代售處 各大書坊

現代女作家隨筆選

版權所有

總代售處 上海啓智書局

現代女作家隨筆選目錄

我怯弱的心靈.....	謝冰心.....	一
埋存與發掘.....	謝冰心.....	二
古國的音樂.....	謝冰心.....	三
雨雪時候的星辰.....	謝冰心.....	四
她得了刑罰了.....	謝冰心.....	五
一頁日記.....	謝冰瑩.....	七
被母親關起來了.....	謝冰瑩.....	一二
對面的隣居.....	謝冰瑩.....	二七
遊新都的感想.....	袁昌英.....	三五
收穫.....	蘇綠漪.....	三九
運河與揚子江.....	陳衡哲.....	四八

老柏與野薔薇·····	陳衡哲·····	五一
憶蓮村之夏·····	陳學昭·····	五四
法行雜記·····	陳學昭·····	六一
我的頭髮·····	陳學昭·····	六四
蓬萊風景記·····	黃廬隱·····	六七
長江印象記·····	梅漱琴·····	七一
山中印象記·····	劉恆·····	一〇二
瑣細的印象·····	玖女士·····	一二〇
東瀛雜碎·····	陸晶清·····	一二四
登富士山·····	凌叔華·····	一三三
陝北榆林的婦女·····	潔冰·····	一四八
從小學到高師·····	寒梅·····	一五七
Happy New Year·····	柳無垢·····	一六六

秋日登黃鶴樓·····	褚問鵬·····	一八三
城陷以後·····	孫雯君·····	一八七
我的母親·····	王春翠·····	一九二
母親的第一課·····	王春翠·····	一九七
二十年的掙扎生活·····	惠·····	二〇二
我的婚後生活·····	柏靜如·····	二〇九
「現代一女性」的春天半日·····	艾霞·····	二一一
一頁無聊的日記·····	姚肇伽·····	二一五
寂寞中的煩惱·····	魏胤如·····	二一九

現代女作家隨筆選

我怯弱的心靈

謝冰心

我小的時候，也和別的孩子一樣，非常的小膽。大人們又愛逗我，我的舅舅說什麼聊齋，什麼夜談隨錄，都是些僵屍，白面的女鬼等等。在他還說着的時候，我就不自然的惴惴的四顧，塞坐在大人中間，故意的咳嗽。睡覺的時候，看着帳門外，似乎出其不意的也許伸進一隻鬼手來。我只這樣想着，便用被將自己的頭蒙得嚴嚴地，結果是睡得週身是汗！

十三四歲以後，什麼都不怕了。在山上獨自中夜走過叢塚，風吹草動，我只回頭凝視。滿立着猙獰的神像的大殿，也敢在陰暗中小立。母親屢屢說我膽大，因為她像我這般年紀的時候，還是怯弱的很。

我白日裏的心，她是很平靜，很堅強，不怕那些看不見的鬼怪。只是近來常常在

夢中，或是在將醒未醒之頃，一陣悚然，從前所怕的牛頭馬面，都積壓了來，都聚圍了來。我呼喚不出，只覺得怕的很，手足都麻木，靈魂似乎蜷曲着。掙扎到醒來，只見滿山的青松，一天的明月。灑然自笑，——這樣怯弱的夢，十年來已絕不做了，做這夢時，又有些悲哀！童年的事都是有趣的，怯弱的心情，有時也極其可愛。

埋存與發掘

山中的生活，是沒有人理的，只要不誤了三餐和試驗體溫的時間，你愛做什麼就做什麼，醫生和看護都不來拘管你。正是童心乘時再現的時候，從前的愛好，都拿來重溫一遍。

美國不是我的國，沙穰不是我的家，偶以病因緣，在這裏遊戲半年，離此後也許此生不再來，才留些紀念，覺得有點過意不去，於是我幾乎每日做埋存與發掘的事。

我小的時候，最愛做這些事，墨魚骨雕成的小船，五色紙黏成的小人等等，無論什麼東西，玩穀了就埋起來。樹葉上寫上字，掩在土裏。石頭上刻上字，投在水

裏。想起來時就去發掘看看，想不起來，也就讓他悄悄的永久埋存在那裏。

病中不必裝大人，自然不妨重做小孩子！遊山多半是獨行，於是隨時隨地留下許多紀念，名片，西湖風景畫，用過的紗巾等等，幾乎滿山中星羅棋布。經過芍藥花下，流泉邊，山亭裏，都使我微笑，這其中都有我的手澤！興之所至，又往往去掘開看看。

有時也遇見人，我便扎煞着泥污的手，不好意思的站了起來。本來這些事很難解說。人家問時，說又不好，不說又不好，迫不得已只有一笑。因此女伴們更喜歡追問，我只有躲着她們。

那一次一位舊朋友來，她笑說我近來更孩子氣，更愛臉紅了。童心的再現，有時使我不好意思是真的，半年的休養，自然血氣旺盛，臉紅那有些什麼愛不愛的可言呢？

古國的音樂

去冬多有風雪，風雪的時候，便都坐在廣廳裏，大家隨便談笑，開話匣子，彈琴，編絨織物等等，只是消磨時間。

榮是希臘的女孩子，年紀比我小一點，我們常在一處玩。她以古國國民自居，拉我作伴，常常和美國的女孩子戲笑口角。

我不會彈琴，她不會唱，但悶來無事，也就走到琴邊胡鬧，翻來覆去的只是那幾個簡單的熟調子。於大家都笑道，『趁早停了罷，這是什麼音樂？』她傲然的叉手站在琴邊說，『你們懂得什麼：這是東西兩古國，合奏的古樂，你們那裏配領略！』琴聲仍舊不斷，歌聲愈高，別人的對話，都不相聞。於是大家急了，將她的口掩住，推到屋角去，從後面連椅子連我，一齊拉開，屋裏已笑成一團！

最妙的是連『印第阿那的月』等等的美國調子，一經我們用過，以後無論何時，一聽得琴聲起，大家都互相點頭笑說，『聽古國的樂呵！』

雨雪時候的星辰

寒暑表降到冰點下十八度的時候，我們也是在廊下睡覺，每夜最熟識的就是天上的星辰了。也不過只是點點閃爍的光明，而相看慣了，偶然不見，也有些想望與無聊。

連夜雨雪，一點星光都看不見，荷和我擁衾對坐，在廊子的兩角，遙遙談話。

荷指着說，『你看維納司（Venus）升起了！』我抬頭望時，却是山路轉折處的路燈。我怡然一笑，也指着對山的一星燈火說，『那邊是周彼得（Jupiter）呢！』愈指愈多，松林中射來零亂的風燈，都成了滿天的星宿。真的，雪花隙裏，看不出天空和山林的界限，將繁燈當作繁星，簡直是抵得過。

一念至誠的對假作真，燈光似乎都從地上飄起。這幻成的星光，都不移動，不必半夜夢醒時，再去追尋他們的位置。

於是雨雪寂寞之夜，也有了慰安了！

她得了刑罰了

休息的時間，是萬事不許作的。每天午後的這兩點鐘，疲倦時覺得需要，睡不着

的時候，覺得白天強臥在床上，真是無聊。

我常常偷着帶書在床上看，等到看護婦來巡視的時候，就趕緊將書壁在枕頭底下，閉目裝睡。——我無論如何淘氣，也不敢大犯規矩，只到看書為止。而璧這個女子，往往悄悄的起來，抱膝坐在床上，逗引着別人談笑。

這一天她又坐起來，看看無人，便指手畫腳的學起醫生來，大家正臥着看着她笑，看護婦已遠遠的來了，她的床正對着甬道，臥下已來不及，只得仍舊皺眉的坐着。

看護婦走到廊上，我們都默然，不敢言語。她向璧說『你怎麼不躺下。』璧笑說『我胃不好，不住的打呃，躺下就難受。』看護婦道，『你今天飯吃得怎樣？』璧惴惴地忍笑的說『還好！』看護婦人沉吟了一會便走出去。璧回首看着我們，抱頭笑說，『你們等着，這一下子我完了！』

果然看見看護婦端着一杯藥進來，杯中泡泡作聲。璧只得接過，皺眉四顧。我們都用氈子蒙着臉，暗暗的笑得喘不過氣來。

看護婦看着她一口氣喝完了，才又慢慢的出去。璧頹然的兩手捧着胸口臥了下來。

去，似哭似笑的說『天呵！好酸！』

她以後不再胡說了，無病吃藥是怎樣難堪的事。大家談起，都快意，拍手笑說，『她得了刑罰了』

一頁日記

謝冰瑩

一九三〇，十，十五日，

今天起的特別早，洗完臉後，就冒着凜冽的晨風去小甫那裏。

『早呀，小兵！』當我推進門時，小甫堆滿着笑容這樣向我說：

『你剛起來吧？』我兩手互相摩擦着，表示出很冷的樣子。

『起來很久了，我正在等待你來同去大中呢？』那邊是八點鐘上課。』

他出去叫聽差去了，我像木偶似的呆立在他的桌旁。

『呵，八點鐘上課，再過四十分鐘我就要登上講台充當教師了，第一句話……
天呵，上講台去的第一句話，說些什麼呢？』

我想着，全身在發抖了！當我再想到滿堂學生都矚目望着我時，我的兩頰像火燒般紅了起來，我的心在開始突突地跳……

『聽差不見了，我們還是去市場吃點早點吧？』小甫還沒有看出我的難過來拉着我就往外跑。

『不用吃了，恐怕時間來不及哩。』話雖如此說，其實我早已飢腸轆轆了。

『沒關係，二十分鐘就可到那里，而且這是第一次去，遲到也沒多大關係。』

在路上我沒說半句話，到了××樓坐下了，我還是沉默着，低下頭在想：「第一句話說些什麼呢？」

小甫問了我吃的點心後接着就說：『小兵，爲什麼今天這樣沉悶不說話呢？』

『我難過。』說這三個字時，淚珠快從眼眶迸出來了。

『爲什麼？』他很驚異地問。

『我怕去大中。』

『怕什麼？』

『我沒有做教師的資格。』

『資格嗎？足夠足夠，而且有餘。』

『的確，我大不像一個先生的模樣了。』

『對了，』小甫忙接着說，『這話到是真的，你完全像個小孩，在學生中有好幾個比你大得多，你去要拿出老師的架子來，否則……』哈哈，他大笑了。

『否則，他們會譁我吧？』我像似笑非笑地問他。

『不，他們會欺負你這「小」老師，』小字是特別地說得響亮。

吃完了點心，我不知吃的是什麼，一顆跳躍着的心一直到了洋車，到了學校還沒有停止。

生

『這是這邊的代理校長×××先生，這是我介紹來教課的××女士。』當小甫這樣介紹時，我全身都像着了火一般地發燒，我不敢抬頭望他，更不敢望那位頭髮蓬鬆的代理校長。』

『久仰久仰，這次先生到敝校來是很……』

天呵，我那里敢聽下面的句子呢？我是一個一無所長遭盡了世人白眼的流浪者，那里像名人學者般的值得人說『久仰』呵？明明知道『久仰』二字是普通一般人的照例應酬語，然而這兩字之于我，實在是被侮辱了呵。

迷迷糊糊地走進了第三教室，一眼瞥見滿堂立起來的高大雄魁的學生，我駭住了！立刻我的四肢發抖，週身血液沸騰起來，呼吸緊促，心頭亂跳，我站不住了，不是我倚在牆邊，我一定會倒下去了，我不敢直望他們，在我眼簾中呈現着的好像盡是他們譏笑我的面孔，我害怕了！我要是能變化的話，早已變成螞蟻鑽進了地洞，或者變一只鳥飛向天空去了，然而我是一個人，一個死板板的人呵。

『x先生是個有名的文學家，x x x的著者，……』

聽到了這兩句話我更加羞得滿臉通紅，不能支持了！我像被小甫宣佈了死刑般的難過，我沒有上講台的勇氣了！『是的，一個文學家，假若是教得不好，那才是丟臉呵……』我想着，恨不得馬上離開這個教室，然而小甫已經下了講台走了。

我不知在講台上說了些什麼話，當第一點鐘的下課鈴叮噹地響了時，我仍舊是迷糊地走出了教室，一切的學生，大的小的都集中他們的視線在我的身上，我不敢抬頭，我只是低下了頭，像數着磚塊般往前走著。

但是今天的脚像着了魔似的沉重提不起來，我愈想快走，愈不能前進，我的腦後像多生了一雙眼睛，我看見他們在後面指手畫腳地取笑我，……這時我的腦完全昏了，啊，昏了。

「學生還不鬧吧？」小甫見我走來很慇懃地問我。

「沒有什麼。」我苦笑了一聲。

聽差遞給我一塊手帕，隨即送來一碗熱茶，我持着茶杯，手指不住地顫抖，爲了怕被別人看見，忙轉過頭來看每班的授課表。

「小兵，學生對你的批評很好，他們說你是個學問好思想新的先生。」小甫去外面繞了一轉回來這樣高興地對我說。

「不要瞎說八道。」

『真的！』他睜着眼睛和我爭論，以為我故意和他鬧，其實我是決不相信在我的愚拙的談話裏會使他們感到「好」的。

『我先走了，你後來吧？』小甫說。

『不，我們一塊走。』

『怎麼，下二堂你不上嗎？』

『不想上了。』

回來了，回到我自己的學校來了，進門便遇着天惠，她板着一副嚴肅的面孔問我：『上午到那兒去了？不來上課？』……『我含着眼淚走進了寢室。

有什麼辦法呢？明知道教書不是件好事情，不但妨礙自己上課，而且連看書寫文章的時間都被剝奪了，在淒風冷雨，大雪紛飛的冬天你也要去，不去嗎？你的生活沒法維持，去嗎？你的學業犧牲了！你的想多看書多創作的志願不能實現，你天天爲了生活，爲了替他人做嫁衣而忙，好像一只駱駝，天天駝來駝去，結果只剩下：疲勞，苦痛……